

霍达文集



卷四

报告文学卷

国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霍达文集

卷四

报告文学卷

国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达文集 卷四:报告文学卷·国殇/霍达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5302-0597-8

I. 霍… II. 霍…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4162 号

霍达文集 卷四
报告文学卷·国殇
霍 达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 印张 568 000 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1—2 000 (精)1—500

ISBN 7-5302-0597-8/I·582

定价:(平)31.00 元 (精)36.00 元

水调歌头

送中国远洋渔业船队启航

渡，西行路，浪，远，洋，阔。远，留，一，片，步。

啸，壮，士，赴，海。重，肩，那，和，播，种，再，续，丝，绸。
古，道，雪，浪，溅，征，袍。网，落，鱼，无，算，播，起，多。
反，接。

里，花，也，赤，子，泪，洒，别，情，清。夜，来，船，满，明。
月，多，意，挂，桅，梢。草，里，乘，风，归，去，问，讯，故，人，来。
好，暮，更，朝。扣，舷，歌，一，曲，太，海，起，狂，飙。



1993 年在北京 李金华 摄



1994 年秋，访日时向周恩来《雨中岚山》诗碑献花



首次访台，在台湾古城遗迹留影
1994 年 1 月，内地作家访问团



1995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开幕式接受采访

唐师曾 摄



1990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

作者簡介

霍达，女，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理事。

迄今著有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五百万字，广泛涉猎，风格多样，或沉雄浑厚，亦文亦史，或凝练典雅，琢句雕章，或恬淡清新，自然质朴，或大雅若俗，平中寓奇，皆卓有成就。其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中国文学最高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以及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长篇小说奖、建国四十周年北京市优秀文学奖，长篇小说《补天裂》获1997年北京市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红尘》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全国保护消费者杯个人最高奖，报告文学《国殇》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首届全国卫生题材文学一等奖，报告文学《小巷匹夫》获“火凤凰”报告文学奖，电视剧《鹊桥仙》获首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奖，电影剧本《龙驹》获建国四十周年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散文《东山男儿》获《光明日报》“共和国在我心中”优秀征文奖，《烟雨文武庙》和《义冢丰碑》分别获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国报刊副刊研究会“香港百年沧桑话回归”征文一等奖、《人民日报·

海外版》“香港回归征文”一等奖。此外，代表作尚有《未穿的红嫁衣》，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海魂》，大型历史电影剧本《秦皇父子》等，作品有英、法、阿拉伯、乌尔都等多种文字译本及港、台出版中文繁体字版多部。

多年来，曾先后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并赴英、法、俄罗斯、日本、新加坡、西班牙、毛里塔尼亚、埃及、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十余国及我国港、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应邀出任《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第十八届开罗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其生平及成就载入《中华古今女杰谱》、《中华精英大全》、《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当代名人录》、英国剑桥版《世界名人录》等大型辞书。

本 卷 要 览

本卷为作者报告文学作品选本，收入中篇报告文学《万家忧乐》、《国殇》等六部，短篇报告文学《渔家傲》、《小巷匹夫》等二篇，以及长篇报告文学《海魂》部分篇章。

《万家忧乐》于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将视点聚集于市场经济中初露端倪的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一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国殇》可视为献给一批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的祭文，长歌当哭，悲怆呼号“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民以食为天》则在我国农业连获四年丰收之后以清醒的忧患意识敲响“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警钟……作者以宏阔的视野，翔实的调查研究，放眼寰宇，纵论国是，使读者为之震动，引起强烈的共鸣。

《渔家傲》以抒情散文笔致记叙一个海隅小岛的沧桑变迁；《起步于黄帝陵前》用蒙太奇般的艺术语言述说第五代电影导演陈凯歌、张艺谋从黄土地走向世界的故事；《吴冠中》和《仰雪词馆主》将吴冠中、尹瘦石这两位同乡老画家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如诗如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巷匹夫》说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市井小人物“位卑未敢忘忧国”奋斗史；《海魂》则将镜头跟踪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为我们讲述了大西洋上弄潮儿十年来可歌可泣的生死悲欢。

作者坦言“愿做太史公的小学生”，把创作当做写“史”，视真实性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同时又极其讲究叙事和说理的艺术性，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所以，她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因所

涉及的人和事时过境迁失去魅力，而长久地印留在读者的心中。

本卷中，《万家忧乐》于1988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2年获中国消费者协会保护消费者杯个人最高奖，1994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委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杯《当代》文学奖；《国殇》1988年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1992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国家卫生部全国卫生题材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

出版说明

本文集是著名作家霍达自青年时代以来各类作品的一部选集，虽未能尽录作者迄今为止所发表、出版的全部作品，难免遗珠之憾，也已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家多方面的文学成就和艺术风格。

本文集共分六卷：

卷一为长篇小说卷《穆斯林的葬礼》；

卷二为长篇小说卷《补天裂》；

卷三为中、短篇小说卷《红尘》；

卷四为报告文学卷《国殇》；

卷五为影视文学卷《秦皇父子》；

卷六为散文卷《笔耕犁痕》。

本文集所选作品，付梓前均经作者校订。

序一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

冰 心

在我因病入院之前，编辑同志便要我写一篇评论霍达同志的报告文学《国殇》的一文章；我一听到“国殇”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我准知道这一定是一位满含着热爱祖国和一腔冤愤之心的作者，用自己的笔浸着血泪写的。入院以前的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经不起这种刺激，便搁了下来。三个星期以后，从医院回来，才把这篇惊心动魄的文章看了一遍。我伤心而又担心。担心的是看到这篇文章以后能有权力处理的人，不会有时间来看它，看到它之后又“忙”得未必伤心！

但我想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应该还有一些“关心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人们”。这些人虽然只是一些老百姓，一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至少比我年轻一些，劲头大一些，也乐观一些。

《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虽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下来了！我向她致敬！希望她一直坚持这样地写下去，至少我希望她不像我这个“多少事欲说还休”的老人！

《国殇》里那些为“国”而“殇”的知识分子，我一位也不认得，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是活灵活现的！因为这样的

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不但科技界中有，社会科学界中也有，文艺界中也有，正如这篇文章里说的：“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 600 万，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文革’过后（“文革”前头，还应该加上“反右”二字！冰心注）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俱兴的时期，他们成为最可依靠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一直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不是偶然的現象了。”

文章的末尾说：“我国知识分子的总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比起腰缠巨万的“倒爷”来，更有天渊之别了，冰心注）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都格外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说“腾飞”是很乐观的话，长出翅膀的知识分子，有的已经折掉了，坠地了，有的已经飞走了，“外流”了，谈抢救谈何容易！

说一千，道一万，抢救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知识分子自己来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呼吁，请求，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有这个经验！

1988 年 9 月 1 日急就

（此文原系冰心先生为《国殇》写的评论，发表于 1988 年 10 月 15 日《文艺报》，并曾收入《霍达报告文学选》为代序，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序二

文学贵在画魂

——读霍达报告文学集

荒 煤

大概是在1980年冬天，我写过一篇文章《理解作家、人民和时代》，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

真正人民的作家可以有各种荣誉称号：人民的代言人、思想家、革命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诗人，但归根到底，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观点，有丰富的感情。他们生活在人民中间，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有他自己的感受，鲜明的爱憎，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喜人民之所喜，忧人民之所忧，然后他才能进行创作。

所谓创作中的灵感、冲动、激情、倾向性、真实性等等，无非是一个“情”字，对祖国、人民、革命事业、生活、工作，以至对家庭、朋友、恋人……有无真情。没有无情的作家。无情的人绝对做不了作家。没有丰富热烈的感情，怎么能有鲜明的爱憎？又怎么可能产生强烈的冲动与创作的欲望？这种感情来自作家对时代与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在生活搏斗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并和他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所以研究作家，需要了解作家的感情甚至命运。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

家及其作品。

这是我当时对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一个期望。我原来也想在晚年把有限的时间都投进这个工作中。没有想到，我却始终是文学战线上的一名散兵游勇。我年逾古稀，从行政工作中退下来之后，时间和精力愈来愈少，读的作品不多，除了为极少数文学新人的作品写点短文，做个“啦啦队”员，发出一点鼓舞性的呐喊之外，哪里能够去研究几个作家？又有什么年轻的作家愿意来和我们这些老头儿（自然也有些难以改变的老观念）谈他们的感情和命运？因而，我无法实现自己要“研究”他们的愿望。我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以作家的知己或老师自居，指手画脚地发表高论。我宁愿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实事求是地说几句真话，谈点读后感，供作者与读者参考。何况来自各方面实际生活的广大读者，会有更多的人比我们更理解作家、理解作品。

以上这些话，看来与这部作品无关，但我确是有感而发。

我认识本书的作者，大约是在十年前。起初，她让我看了她写的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和《公子扶苏》，后来送给我一本她的电影剧本集。我也送给她一本主要是谈电影剧本创作的论文集。现在看来可笑，这无意中似乎说，她还得好学习一下电影剧本创作的理论，或者说我还没有承认她是电影剧作家——尽管当时并没有这种想法。

使我刮目相看的，是她在1986年秋发表的中篇小说《红尘》。说实话，我为作者用“京白”口语如此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纯朴自然，清新可喜，立即在脑海里留下了几个难忘的悲剧形象，并且触发了我的职业病，觉得应该把它搬上银幕去——可惜，在“娱乐主体”论的大潮中成了梦想。

没有想到在1987年她又发表了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这两部小说给我奠定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形象。我欣赏作者

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这种追求。这符合我简朴的审美观念：一部作品读完之后，留下几个难忘的形象——典型，就是读者最大的享受和幸运。

更没有想到霍达在出版了《穆斯林的葬礼》之后不久，又给我送来了报告文学集，激发了我更多的热泪，也引起我强烈的思考。然而，我却觉得无法对此书进行什么文学评论。

报告文学最大的特点是用事实说话，说真话，有真知灼见。如《国殇》、《民以食为天》，以大量的事实与数字所展示出来的问题，作者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带给人们的思考与激情……终究不是“创作”而是“事实”。我们应该感谢作者用慧眼从大量实际生活中去关注、发现、发掘出许多典型的事例，用生动的充满激情的文学去表现这些事实，打动人心！我也很难设想，有人读了这样的作品会漠然无动于衷？

由此，我产生一个联想：当代年轻的作家的确应该是多面手。一方面以一颗赤子之心，关注现实，既要看到我们已经开拓的新境界，获得巨大的新成就，也要正视我们目前继续迈进还有艰辛的征途，还有待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我们的文艺既不能只强调什么“娱乐人生”的功能，也不能强调什么脱离时代、生活和群众的“纯文学”。这实际上是为今后反映当代题材积累素材和资料，也是为自己写作反映过去的生活建立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只有立足于今天，才能更好地回顾历史，进行反思。只有正确地真正认识了今天的成就和不足，才能更清楚地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以现实作为一面镜子，相互对照，历史的原貌就更清楚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霍达这条路是走对了，她在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的双丰收，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这也不是说，作者的报告文学没有她自己的特点。除了敢于忧天下之忧，密切关注现实中的大事，显示一片爱国的